

1965

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剧目

# 一颗红心

眉户剧



HUABEIQUHUAJUGEJUGUANMOYANCHUHUIJUMU

1965

眉 戶 劇

# 一顆紅心

山西省臨猗縣眉戶劇團創作組編劇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个剧本热情地歌颂了模范饲养员許老三一心爱社、维护集体利益的崇高品質。許老三为了养好生产队的病牛，瞒着老伴从家里背出半袋谷子，用来熬米湯。生产队长誤信了富裕中农潘发家的中伤，解除了許老三的职务。潘发家代理饲养員期間，偷走飼料被发现，真相大白。公社党委批評了队长，他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又請一顆紅心为集体的許老三回到自己的光荣崗位。

### 一 顆 紅 心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、出版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天津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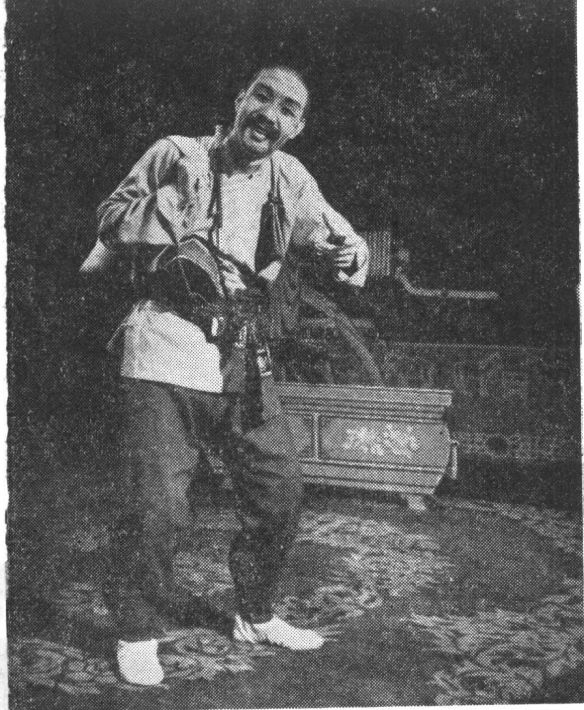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2 1/2 插頁 3 字数 49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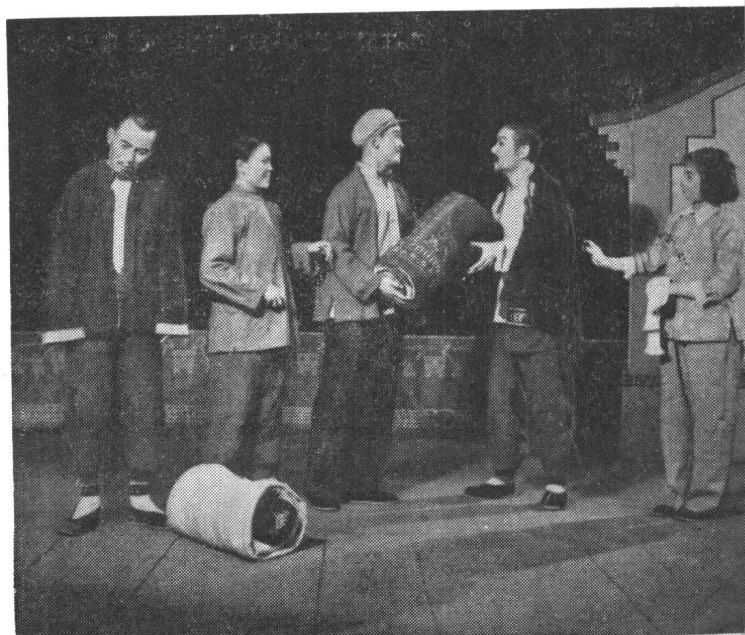
1965年6月第1版 196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-19,000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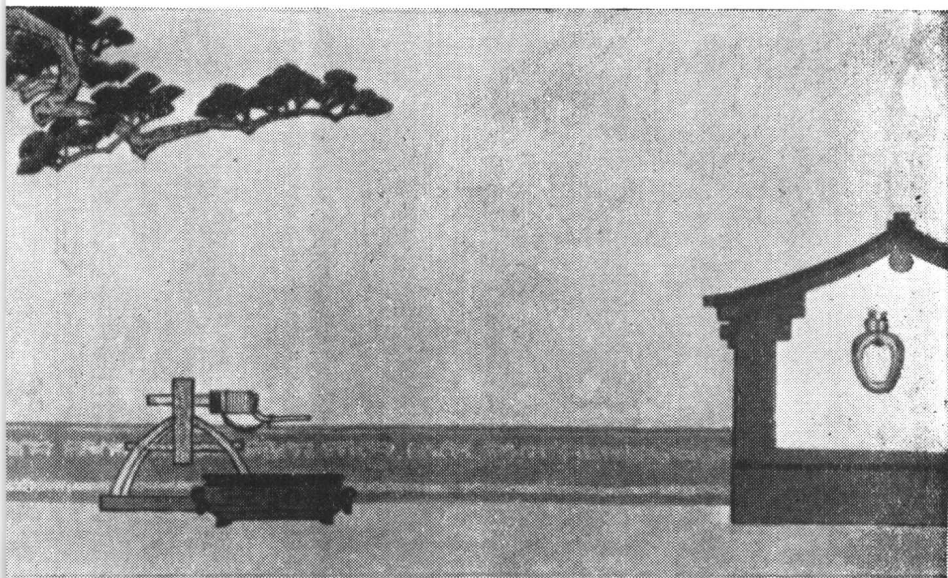
許老三背着老伴拿了自家的谷子，去調養病牛。



隊長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恢復許老三的飼養員職務。



舞 台 設 計 圖



設 計 者   王 宗 家

## 人 物

許老三 貧农。生产队飼养員。五十余岁。

三 嬌 貧农社員。許老三妻。四十余岁。

田 明 貧农。生产队队长。二十八岁。

田 秀 田明的妹妹。回村中学毕业生。共青团員。二十岁。

潘发家 富裕中农社員。四十余岁。

## 第 一 場

一九六三年春季。

晉南某农村。舞台右側是某生产队的飼养室，左側是幼畜的牛栏，后有盛草的小房。

愉快的“前奏曲”音乐声中夹杂着大黃牛、小驢駒的叫聲。許老三手提湯罐、竹籃上。見驢駒跑出来，急赶进牛栏。

許老三 哈……你跑出来干啥？嗨！回去，快回去！哎哟！小家伙还踢哩！哈哈！（大黃牛叫）来啦，来啦！

（唱“月調”）

大黃牛把我望，  
时刻不让离身旁。  
二虎子用牲口太魯莽，  
不小心把它的胃口伤。（轉“扭絲”）  
三个月不干活淨疗养，  
草料不能好好下肚腸，  
試过好几遍，  
只能喝米湯，  
今天看来就比昨天强。（牛叫声）

別叫啦，来啦！来啦！（下）

〔三嬸上。〕

三 嬸 （唱“扭絲”）

我老汉为病牛日夜忙，  
吃頓飯也不肯离馬房；  
近来这几天，  
他飯量大增长，  
一頓就能喝一罐子湯。  
吃得多可不見他发胖，  
眼睛紅来臉儿黃，  
叫我好奇怪，  
心里胡猜想，  
担心他受劳累把身体伤。

他爹！（发现許老三用湯灌牛）哎……你怎么拿米湯灌牛呀？

〔許老三上。〕

許老三 嘿嘿！你不知道它有病，草料一点儿也不能吃，要不灌点儿湯，那还受得了。

三 嬸 你呀！

（唱“五更”）

要給牛把湯灌，  
就該和队长談。  
領来小米咱燒湯我情願，  
你不該餓着肚子将我瞞；

你身体不胜从前，  
我时常把心担。  
为了救它你自己减茶飯，  
难道說牛比人值錢？（落）

許老三 你放心吧！我自己还能受餓嗎？这几天我是試試它能不能喝湯，要是行，再向队长要小米。

三 嬸 是呀！这工是工，商是商！豇豆一行，茄子一行么！我就見不得这馬虎事，吃亏便宜倒沒啥，公私咱要分清哩！

許老三 对对对！你說的对！哎！他媽！你来看！你看咱这大黃牛舌头舔的，头儿点的，就好像是感謝你哩！

三 嬸 去你的吧！就会想着說。（看牛，高兴地）咦！他爹，看来大黃牛就比前些日子好得多了。

許老三 那当然啦！他媽！你看这两个小家伙长得多快呀！

（唱“鉅調”）

看見它我心里欢喜舒暢，  
看見它我渾身增添力量，  
但願得它們快成长，  
把队里的畜力早加强。  
三年后生产队大大变样，  
騾馬成群粮食堆滿仓。（落）

三 嬸 看你想的多美，我看你对小牲口比对你的儿女还亲哩！

許老三 嘿！他媽，你算說对啦！你先看这小牛犢，生就一

双大眼，脊背像个案板，前山高，胸脯宽，毛細色黃，滾轆轤圓，长大了力大无边，喝一声就能曳倒泰山。你再看这騾駒子，渾身无杂毛，好似浪里蛟，白嘴头，白眼圈，四只銀蹄賽碗碗，头大，項寬，胸闊，腰圓，从头至尾，沒有一点彈嫌，拿句文明話來說，这就叫：“高标化”！将来长大了，套上胶輪車，拉起双鐮犁，过去一陣風，好像拖拉机，农忙咱們种庄稼，閑了套車去赶集，看电影、瞧大戏，保險人人都滿意……

三 嬸 唉哟！行啦！行啦！看把你高兴的，真是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！

許老三 哎！这不由我嘛！

（唱“五更”）

过去苦和难，  
时刻記心間，  
年年月月日盼夜又盼，  
想买牛比上天还要难。

三 嬸 說的是呀！

（接唱）提起解放前，

穷人实可怜，  
要不是土改把身翻，  
連一根牛毛也摸不着边。

許老三 （接唱）咱如今有吃穿，

飲水要思源，

王支书鼓励我好多遍，  
貧下中农事事要走在前。

三 嬸 你說的对呀！

許老三 走，帮我鋤把青草。（同三嬸下）

〔田秀手拿鐮刀，边擦汗上。〕

田 秀 （唱“紗窗”）

太阳下了山，  
社員都回还，  
下午割回草一担，  
牲口吃好把力添。（落）

三叔！

〔許老三、三嬸先后上。〕

許老三 啊！田秀，你是送草来啦？

田 秀 嗯。你去称称吧！

〔許老三称草下。〕

三 嬸 田秀！

田 秀 哎！三嬸！

三 嬸 今天又割的不少吧？看！沾了这么一身土，来，我給你打打。

田 秀 三嬸，你又給我三叔帮忙来啦？

三 嬸 噢！剛和他鋤了一点儿青草。

〔許老三上。〕

許老三 田秀，草是七十二斤，又嫩又干淨，沒有一点儿土，你真行！以后不敢挑这么多，小心压得不长了。

田 秀 不怕！

三 嬸 这丫头真像她哥，干什么活，都有那股子蛮勁。

許老三 是呀！她哥不論干什么都是好样的，可就是性情太急躁，看人不看心。当队长時間不长，工作还缺乏經驗。田秀！你以后还要好好帮助他哩！

田 秀 嗯。（过去看牛）哎！三叔，你把床摆在槽前干什么？小心着了凉！

三 嬸 他陪牲口睡觉么，要不然他就睡不着！

田 秀 人家都說我三叔爱畜如子，真是名不虛傳，称得起是这个！（翘起大拇指）

三 嬸 再別夸奖他啦！

田 秀 三叔，你說咱这大黃牛能治好嗎？

許老三 当然能治好。

三 嬸 你三叔可把它当宝贝哩！他說将来还指望它下牛娃哩！

田 秀 那太好了！三叔，听人說，你接槽的那年，槽上的牲口不大壮实。自你喂养以后，都很快健壮起来，这几年又添了牛犢、驃駒，成績可真不小呀！你得給我說說經驗，以后我給你当个接班人。

三 嬸 他有屁經驗，还不是胡碰哩！

許老三 你三嬸算說对了，就是沒啥。要叫我說，这又不是描龙綉凤的細活，只有一条：“多操心”就行！

田 秀 可总得有个門路呀？

許老三 那当然罗！人常說：“牛要滿飽，馬凭夜草，喂牲口

沒巧，手勤就好”；“寸草切三刀，爰吃肯上膘，夜添三遍草，頂喂二斤料”；“先喂干，后喂拌，經常給牲口加點鹽”；“草是要少添，要勤添，揀去雜物吃着甜”；“牲口怕吃露水草，空肚子飲水可受不了”！還要講究那三不、六淨、四勤、五……

三 嬸 算了！算了！看你三叔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起來就沒個完，好像個說書的。

〔大家都笑了。〕

〔潘發家上。〕

潘發家 說的怪熱鬧。三哥！明早給個牲口，把我那點兒自留地耕一耕。

許老三 發家兄弟！馬上不行啊！

（唱“扭絲”）

隊里耕地正緊急，  
實在沒法抽畜力，  
你再等幾天，  
農活忙過去，  
誤不了你的下種期。

潘發家 （唱“大連香”）

誰能和你來相比，  
事不關己不着急，  
一年幾次得獎勵，  
工分頂上全勞力，  
我知你不凭自留地，

光外快你就够富裕。

田 秀 (接唱) 这話說的有問題，  
收入多少靠勞力，  
多勞多得難道不合理？  
有意見你向隊長提！

許老三 (接唱) 鬧着先耕自留地，  
開口閉口為自己，  
是社員就該為集體，  
要懂得大河水滿小河溢。(落)

潘發家 不給就算啦！說這些漂亮話干啥！哼！不要啦！

許老三 發家你……

三 嬸 (扯許老三衣角) 他爹！

(田明扛糧袋上。)

潘發家 哼……(欲下)

田 明 哎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田 秀 哥……

許老三 田明，是這麼回事……

(田明放糧袋。)

三 嬸 他爹，你……

許老三 我咋啦！你回去吧！

三 嬸 唉！(白了許老三一眼，下)

田 明 三叔！到底是為了什麼？

許老三 (指潘發家) 他要用牲口耕他的自留地，我說這幾天  
……

潘发家 (假装平静地) 三哥! 你说不行咱就改天嘛, 这还值得

.....

田 明 哎呀! 春耕这么紧, 你怎么能先顾自己呢?

潘发家 对! 对! 那就缓上几天。

田 明 三叔, 这几天赶着翻地, 大青骡、小红马的活重, 得多加点儿料。这是我由保管那里领来的豌豆。

许老三 嗯。这是多少?

田 明 三十斤, 喂完了你再去领。

(许老三欲搬粮袋。

田 秀 三叔, 让我来搬。(搬粮袋下)

田 明 发家叔! 别发愁, 社员的自留地, 都要按时种上哩! 我早考虑过啦, 你放心吧!

潘发家 是是是, 队长! 我知道你对社员关心着哩!

田 明 哎! 三叔, 病牛还是那个样子吧?

许老三 好得多啦, 田明你看!

(唱“韶调”)

大黄牛的病势已好转,

我想你心里也喜欢。

田 明 (走向台左看黄牛, 接唱)

还是那老样子没有变,

趁早卖了免麻烦。

(田秀上。

潘发家 (接唱) 我同意队长这个意见,

免落个鸡飞蛋打后悔难。

許老三 (接唱)这几天我試把米湯灌，

看来它性命能保全；

田明：

你发点谷子把米碾，

早日养好把畜力添。

田 明 (唱“四平”)

咱队里谷子沒一点，

要解决看来有困难；

卖病牛我説过好几遍，

你总是推托强留恋。

許老三 田明，不是我舍不得，它能养好嘛，你……

潘发家 三哥！

(唱“四平”)

再莫要固执不听劝，

如今卖还能赚几个錢。

田 秀 (接唱)咱应从长远利益作打算，

怎么能光看手梢一点点。

潘发家 (唱“紅調”)

为病牛白費力不合算，

会影响其他牲口受牽連。

許老三 (接唱)喂好其他牲口我保險，

为病牛再劳累我心甘。(落)

田 明 你怎么老不听話！老不听話！

許老三 牛是不能卖，小米队里解决不了，我自己想办法！

(走入飼養室)

潘发家 三哥！三哥！看这人……队长！你不要生气，（自言自语地）太不像話，連队长的話都不听，唉！（下）

田 秀 哥啊！三叔說他有信心把病牛养活来，你就該給他想办法解决困难，为什么要听发家叔的話，非把病牛卖了不行呢？

田 明 这娃！发家叔咋啦？人家做庄稼是把式，对牲口又是老在行，那还有錯。

田 秀 三叔說他过去当过牲口經紀，自私自利，对人不老实，你听他的話，小心……

田 明 （不耐煩地）哎呀！行啦！行啦！你剛出学校門，懂得个啥！

田 秀 这要看什么事，干农活現在不如你，我承认；可我觉得你对人对事，还缺乏正确分析哩！

田 明 哎呀呀！你听我把話說完嘛！发家叔干活又利索，又勤快，有心眼，又很听话。一个社員么，誰还能沒个小缺点。再說，这病牛明明不行啦！我还不知道。

田 秀 哥！你……

田 明 天黑啦！回吧！

〔灯光漸暗。田明、田秀下。許老三拿口袋出，从台右下。少頃，他脚上只穿着袜子，把鞋掖在腰里，扛粮袋上。〕

許老三 （唱“勾調”）

队长要把病牛卖，